

沪 剧

潮 怒 浦 黄

强 明、叶 高 编 剧

曾 浩、叶 岑 作 词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序

沪剧“黄浦怒潮”是在党的亲切关怀之下产生的。这个剧目被認為 1958 年上海的优秀剧作之一，仅在去年一年內，就演出了二百多場，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。

“黄浦怒潮”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，为了不受真人真事的限制，剧中人不采用真姓名。并在細節方面，作了一些必要的加工，使内容更加丰富，情节格外集中，因而更突出地刻画了林耀华的英雄形象。此外，如敌人的凶殘，以及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对敌人进行不屈不撓的斗争，都作了較深刻的揭露和描繪，这样便把解放前夕上海工人革命斗争的基本面貌表达了出来。

这个剧本之所以能够获得些微的成就，主要是由于党的领导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正确。当然，这个戏的故事本身就是非常动人的，林耀华等在对敌斗争中表现的英雄事迹，就有强烈的戏剧性，而編导、演員等艺术創作人員，以饱满的政治激情，来从事創作，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。

但尽管如此，这个戏，也还存在一些缺点。希望讀者多多提出意見，以便进一步修改。

感謝上海电影局、上海音乐学院、上海戏剧学院等文艺

单位的大力协助，深信这一次新文艺工作者与戏曲工作者来共同从事创作，不仅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协作精神，并且也给今后的戏曲创作带来了新的面貌。

流 澤

人 物 表

- 林耀华 上电工人, 工会理事, 共产党员, 二十五岁。
- 阿 瑛 林耀华的妻子, 二十一岁。
- 林 母 林耀华的母亲, 五十多岁。
- 老 孙 上电工人, 共产党员, 上电地下組織負責人, 近四十岁。
- 小 陈 上电工人, 共产党员, 二十二岁。
- 老 張 上电工人, 共产党员, 四十多岁。
- 老 何 上电工人, 近五十岁。
- 何 妻 老何的妻子, 四十多岁。
- 老 李 上电工人, 近四十岁。
- 高长发 上电工人, 共产党员, 三十岁。
- 小 刘 上电工人, 二十多岁。
- 馬金根 上电工人, 三十多岁。
- 姜阿六 上电工人, 三十多岁。
- 張 嫂 林耀华的邻居, 三十多岁。
- 湯敬延 新四軍某部副司令, 共产党员, 林耀华的难友, 近四十岁。
- 老 严 某大学教授, 共产党员, 林耀华的难友, 五十岁左右。

李 軍 大学学生,共产党员,林耀华的难友,二十二岁。
小八路 林耀华的难友,十五岁。
看守甲 打入伪警备司令部的我方地下人员,三十岁左右。
上电工人 甲、乙、丙、丁……
赵国璋 伪社会局局长,近四十岁。
范 冲 伪社会局专员,上电指导员,三十多岁。
万 应 上电工会秘书,三十多岁。
陆 飞 伪警备部稽查大队队长,四十岁左右。
黄大海 陆飞的爪牙,三十多岁。
馮小龙 陆飞的爪牙,二十多岁。
盛利坚 上电护工队队长,二十多岁。
張阿康 护工队员,三十多岁。
張阿宝 护工队员,二十多岁。
小黃牛 护工队员,二十多岁。
审判长 特刑庭审判长,四十多岁。
書記官 女,特刑庭書記官,二十八岁。
檢察員 檢察署檢察員,三十多岁。
沈秘書 女,陆飞手下特务,近三十岁。
看守所長 伪警备部看守所長,近四十岁。
看守乙 二十多岁。
法 警 甲、乙、丙、丁。

第一幕

〔1948年初春。〕

〔上海楊樹浦工人住宅區林耀華家。這是一間統樓，中間用布帘分隔着，帘內，我們只看到一半的床鋪、搖籃；帘外，有桌椅、碗櫃、書架等家具。窗外昏黃的弄堂街燈在搖曳着，風聲淒楚。〕

〔已是深夜十時左右了，耀華還沒有回來。阿瑛為了等他，在搖籃邊一面照料孩子，一面有意無意地看着識字課本。〕

〔外面隱隱傳來小販叫賣“茶葉蛋、火腿粽子”的聲音。〕

〔阿瑛放下課本抬頭看鐘，已經過了十點。她為孩子蓋好被褥，又煩躁、又焦灼地走到窗前，捲起窗簾布，向外面張望，風聲在她耳邊呼竄；半晌，她嘆了一口氣，轉過身來尋思着……〕

阿瑛：（唱）寒風吹，夜已深，

苦苦等待不見人。

等得我又冷又是倦，

等得我又是焦急又煩悶。

想別人放工回家早安眠，

耀華他夜深人靜才回門。

什麼事，使他這樣忙？

什麼事，使他難脫身？

左思右想難猜測，

真叫人，牽腸挂肚不安心。

〔林母拎了個包袱從布簾後走出。〕

林 母：阿瑛！耀華還不回來，我想不等他了。

阿 瑛：媽，十點多了，你還要回到三馬路去？

林 母：噯！耀華的爹爹又在發關節炎了，我想還是回去，
過幾天再來。

阿 瑛：媽，再等一會吧！看樣子就要回來了。（從林母手
中取過包袱）

林 母：（嘆氣）唉！

〔警備車飛簫而過，佩琴惊醒，阿瑛連忙哄着。〕

林 母：（不安地）阿瑛，這是捉人車？

阿 瑛：（點頭）噯，一夜天要開過好幾部。

林 母：唉！

（唱）時局混亂不太平，

外面到處亂捉人。

耀華他深更半夜不回來，

實在叫人不放心。

阿 瑛：（唱）自從他，當選工會理事後，

東奔西走忙不停。

丢我一人在家里，
夜夜夜半将他等。
有时候，我也开口将他问，
他总是，微微含笑不出声。
我见他，一天辛苦身疲乏，
我也就不忍向他多追问。

林 母：阿瑛！（劝解地）

（唱）原諒耀华年紀輕，
不懂体貼夫妻情。
厂里事体一忙碌；
家务难免少关心。
他父亲也在生怨言，
說他近来不孝顺，
半月来从未探望过，
不知他忙点啥事情。

阿 瑛：（以为母亲真的在埋怨，急辩解）不……

（唱）我不是替他来分辯，
对二老一直挂在心。

你看！（指旁边桌上的木瓜酒）
前天他还买了一瓶木瓜酒，
打算抱了佩琴来探双亲，
正要出門突然厂里有人叫他去，
又是一天忙碌难分身。

林 母：是呀！

（唱）耀华向来很热心，

只怕他，惹出是非意外生。

阿瑛啊！你要时时将他劝，

劝他早出早归守本份。

阿瑛：等他回来，让我再劝劝他。妈！还有碗泡饭，我去烧给你吃。

林母：不，留给耀华吃吧！我要走了。

阿瑛：（忽闻有人上楼声）妈！耀华回来了。

〔正待开楼梯灯，张嫂上。她一手拿了只小矮凳和面粉袋，一手拎了只网线袋，里面装了几捆“金元券”。〕

张嫂：（爽朗地）林家嫂嫂，快去吧！人家已经在排队了。

阿瑛：（为难地）张嫂，耀华还没有回来……

林母：阿瑛，你还要去轧户口米？

张嫂：（抢着说）唉！老太太，这种日子是什么日子啊！去得晚一步，明天就只好饿肚皮。（拍拍手中钞票）钞票比草纸还不值钱！看看一大叠，今天不用，明天就连一副大饼油条都买不到了。（催阿瑛）林家嫂嫂，你怎样？

阿瑛：你先去吧！等会我再来。

张嫂：（想了一想）这样吧，我给你带着小矮凳去，只要挨到一个位置就不要紧了。（拿起小矮凳）你就来呀！

阿瑛：张家嫂嫂，谢谢你啦！（送张嫂至房门口，张嫂下）

林母：阿瑛，家中米又没有了？

〔阿瑛点头。〕

〔这时楼下传来张嫂的声音：“林先生，你回来啦！”〕

阿 瑛：媽！耀华回来了。（到楼梯口开灯）

〔林母走入布帘去取粥。〕

〔林耀华精神饱满的掂了一布袋米走上楼来。〕

阿 瑛：（接过饭盒）耀华，这袋米？……

林耀华：向同事借来的。（将米放下）

阿 瑛：今天又是这么晚回来。

林耀华：是呀！（见阿瑛异样地望着他，感到奇怪）阿瑛，你又不高兴啦？对不起，害你久等啦！

阿 瑛：做啥？儂看！

林耀华：哦，还有佩琴，对不起！

阿 瑛：（见林耀华不了解她的意思）啊呀！

林耀华：（见阿瑛目光看着自己身后，忙转身。这时林母拿了粥已经站在他身边）媽！你什么时候来的？

林 母：吃夜飯之前就来了。（拿了粥准备下楼）

阿 瑛：媽！我去燒。

林 母：你当心佩琴吧！（下楼）

林耀华：阿瑛，有人来过嗎？

阿 瑛：啥人？是不是姓孙的？

林耀华：不，是个老工人，姓何的。

阿 瑛：晚上来，除了姓孙的还有啥人？

林耀华：阿瑛，这袋米，就是借来接济老何的。

阿 瑛：（一呆）这袋米給老何？那么自己家里……

林耀华：再想办法吧！（回身到窗前，向外面看了一下）

阿 瑛：（倒了一杯茶，走近耀华）你每天深更半夜回来，媽已經知道了，媽很为你担心。

林耀华：（笑笑）你不告訴媽，媽怎会知道？她說我什么沒有？

阿 瑛：（故意地）她呀！

（唱）她說你是个不肖子，
将生身父母早丢开。
她說你不象做丈夫，
对待妻子太冷淡。
她說你不象做父亲，
对佩琴，少关怀。
她說你，不做强盗不做贼，
为何深夜才回来。
母亲这样責备你，
你觉得惭愧不惭愧！

林耀华：媽决不会这样講，这是你造出来的。

阿 瑛：哼！

林耀华：好，就算是媽說的。那么你对我呢？

阿 瑛：我？

（唱）既然与你成夫妇，
恩爱夫妻要同甘苦。
以前你，放工之后就回来，
帮助我一起理家务；
还教我讀書学写字，
处处地方关心我。

如今你，不到深夜不回来，

自己身体不爱护；

問你究竟忙点啥？

始終不肯真情吐。

林耀华：我明白。你关心孩子，又要操劳家务，是很辛苦……。

阿 瑛：不！

(唱)任何操劳我不怕，

我只是为你担风火。

最近时局更混乱，

捉去之人非常多。

我怕你在外管閑事，

惹是生非闖了禍。

耀华啊！要是你真心待我好，

你不該再来隱瞞我。

若說是我的好丈夫，

就應該，老老实实告訴我。

林耀华：(唱)自从上电工会改組后，

工友們，选我工会理事做。

为生活，申九工厂鬧罢工，

我們厂里老何困难比較多，

他一家老小七个人，

他女儿，在申九工厂工作做，

此番停工在家里，

一家生活如何过？

工会应该为工人谋福利，

你说我，是否应该去照顾？

阿 瑛：（点头）工会应该为工人办事。但是，也用不到每天忙到深更半夜，难道有这么多事？

林耀华：阿瑛，你想想！

（唱）目前物价飞涨时局乱，

一片凄惨不忍睹。

资本家，心狠毒，

对工人们，生老病死不照顾。

象过去，我们厂里闹罢工，

家中时常断烟火。

多亏申九工会来接济，

总算把难关来渡过。

如今他们有困难，

我们工会应该出力去援助。

阿瑛，你要明白！

只有工会，能替工人来说话，

只有工会，能把工人的权利来保护。

阿瑛啊！众人选我当理事，

我是否，应该为工人弟兄去奔波？

〔阿瑛怔怔地看着丈夫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〕

林耀华：阿瑛……

阿 瑛：（歇了半晌，很不好意思地）我，我担心你的身体呀！

林耀华：（唱）我知道阿瑛爱耀华，

处处地方关心我。
每天深夜将我等，
操劳家务很辛苦。
还肯听从我劝导，
刻苦讀書求进步。
我自己，也想过，
平日对你少帮助。
我應該，爱妻爱儿爱父母，
也應該，对工人弟兄多爱护。

阿 瑛：（深情地）耀华，我懂了。

林耀华：（撫阿瑛头发）不，我有不对的地方，你还是要提醒我。

〔林母捧了碗粥上，見他們恩爱之狀，欣慰。〕

林 母：耀华，吃吧！

〔阿瑛拎水壶下。〕

林耀华：媽！我听阿瑛說，你在責备我，是嗎？

林 母：你蛮好，吃吧！

林耀华：媽……

林 母：我不要听你解釋，吃吧！

林耀华：（想着老何）还不来？（順手撩起窗帘，向外看着）

林 母：怎么？你还想出去？

林耀华：（急忙掩飾）不，我不出去。（坐下吃粥）

林 母：（埋怨地）你不要怪我埋怨。阿瑛拖了身孕，又要带佩琴，又要料理家务，你怎么一点不关心呢？

林耀华：（又想解釋）媽，我……

林 母：不要講了，我還不知道？（這時阿瑛復上，林母未發覺，繼續在說）抗戰剛勝利的時候，電燈廠罷工，你九日八夜嚙沒回來。現在時勢這樣亂，深更半夜跑在外面，你說我不要怪你嗎？

阿 瑛：媽，耀華實在是忙。

林 母：好媳婦，你不要帮他啦！（對耀華）管人家的事我不怪你，不過你也要管管自己呀！你看脚上一雙鞋子，幾次叫你去買，總是不買。

阿 瑛：（望着耀華，笑着說）你每次給他的錢，都變了書啦！

〔林母嘆了口氣，在包袱中摸錢，阿瑛幫耀華收拾碗筷。〕

林耀華：（走到林母身邊）媽，你還要回去？

林 母：（點點頭，將十五萬元給耀華）再不要買書了！

林耀華：媽，我有。

林 母：你有？讓我看！（耀華作摸索狀，林母知他身邊無錢）拿去吧！（把錢塞給耀華，取了包袱欲走）

林耀華：媽，明天再走吧！

林 母：過幾天再來。（見耀華、阿瑛欲送）早些去睡吧！

林耀華：媽，過幾天我來看你。

林 母：你來看我？（邊走邊開玩笑地）這個還不是一句空話！（下樓）

阿 瑛：（發現林母一瓶酒未拿走）噯，一瓶酒。媽！媽！……（追下樓去，再回上來）……好了！今日嚙沒事情，早点睡吧！

林耀华：还有这个。（指米袋）

阿 瑛：（恍悟地）好！今朝我陪你等一歇。

〔敲門声。

林耀华：老何来拿米了！

阿 瑛：我去开。（下）

林耀华：（高兴地望着阿瑛下楼）老孙講得真对。对任何一个想不通的人，只要好好开导，一定……

〔阿瑛急上。

阿 瑛：耀华！你說等老何，怎么来了个老孙呢？

〔林耀华一愣。

〔老孙上。

老 孙：耀华！

林耀华：（意外地）老孙！（与老孙热烈握手后，急忙把窗帘拉上）

老 孙：（逗趣地）弟媳妇，我这个討厭的夜游神又来了！

阿 瑛：什么話？（把水壶放在一边）茶水在这里，我去睡了。

林耀华：老孙，我已經找过你一次，你又搬家了？

老 孙：没有办法，两条狗实在盯得我太紧了。

林耀华：（倒了一杯茶给老孙）坐吧！

老 孙：（点点头）耀华，申九情况大概你也知道了吧？

林耀华：今天老何已經告訴我了。他說——

（唱）申九罢工到現在，

形勢越来越緊張，

国民党派了軍警去屠杀，

姊妹們，手无寸鉄难抵抗，

飞行堡垒开进厂，

不少人，死的死来伤的伤。

老 孙：耀华，你知道敌人为什么要这样嗎？

（唱）目前形势你知道，

我軍在前綫打胜仗，

已經全面轉入大反攻，

山东省，有不少地区已解放。

象上海，反飢餓、反內战，

好似火山爆发，大海掀风浪。

舞女包圍社会局，

学生罢課打市长。

反动派，知道末日已不远，

垂死掙扎作反抗，

企图将政治活动来鎮压，

妄想巩固大后方。

目前上級党委有了指示——

我們必須將全市工厂来发动，

捐款支援申九厂。

現在沪西沪南已发动，

就是沪东还在作酝酿，

假使有一家工厂来带头，

其他工厂一定会配合上，

那時間，力量就强大，

就可以，全面打击国民党。